

增批古文觀止

六

增批古文觀止卷之十一

大司馬吳興祚留村先生鑒定

山陰吳

乘權楚材
大職調侯評註

八世孫隱石潛氏重校

上梅直講書

蘇軾

軾每讀詩至鴟鴞讀書至君奭常竊悲周公之不遇

鴟鴞國風篇名周公相成王管蔡流言于

篇首當補其官執事四字

孔子本家語在
同家史記孔子
世之

國曰公將不利子端子故周公東征二年而成王猶未知周公之意公乃作鴟鴞之詩以貽王君奭周書篇名君者尊之稱與召公名也成王幼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乃作君奭○勞頓數周公起奇絕

及觀史記

見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而弦歌之聲不絕顏淵仲由之徒相與

問答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顏淵

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

君子夫子由然而笑曰回使爾多財吾為爾宰夫天下雖不能

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貴有

油然史作欣然

不如夫子之貧賤夫以召公之賢以管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則

周公雖與樂其富貴而夫子之所與共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

則亦足以樂乎此矣富貴而不樂貧賤而足樂此周公所以不如夫子也雙收周軾七八歲

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為人如古孟軻韓愈之

徒先出歐陽公而又有梅公者從之遊而與之上下其議論次出其後益

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為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

樂其樂也歐梅之樂方學為對偶聲律之文即作詩及求升斗之祿自度

無以進見於諸公之間來京師逾年未嘗窺其門欲寫其得見先寫其今

年春天下之士羣至於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實親試之軾不自

意獲在第二既而聞之執事愛其文以為有孟軻之風而歐陽

公亦以其能不為世俗之文也而取是以在此嘉祐二年歐陽文忠公方為禮部
郎進士疾時文之流異思有以

請屬諸託音囑

祈一時僥倖為他
一時之幸猶俗析
慷慨字曰慷慨人
之慨也

亭在陝西鳳翔府
城北
余自明日是說以

教之梅聖俞時與其事得公論刑賞以示文忠文忠驚喜以為異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

所為子固大忠門下士也乃實公第二文不為世俗之文應上脫去世俗之樂正見知已處非左右為之先

容非親舊為之請屬而嚮之十餘年間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

朝為知己以上敘歐梅之職拔自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

徒貧賤應富貴有大賢焉而為其徒則亦足恃矣占地步苟其僥一時

之幸從車騎數十人使問巷小民聚觀而贊歎之亦何以易此

樂也自東坡說出自己之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可以卒歲

句收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其容色溫然而不怒其文章

寬厚敦朴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願與聞焉乎斯道

亭以雨名志喜也開倒照出已盡一篇之意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

喜雨亭記

蘇軾

亭以雨名志喜也

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

蘇軾

亭以雨名志喜也

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

蘇軾

亭以雨名志喜也

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

蘇軾

亭以雨名志喜也

三忘字為經以八
名字為緯以三名
字為骨一座松亭
寫出絕大關係俾
憂樂同民之意隱
然言外而有毫有
體着述立言最為有

薦仍也一歲中麥
禾雨不熟故曰薦
饑

釋所以志

喜之意 周公得禾以名其書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之成王成王命唐叔處以餽周公於東土周公嘉天子之命作嘉禾

漢武得鼎以

名其年

漢武帝元狩六年夏得寶鼎

叔孫勝敵以名其子

魯文公十一年叔孫得臣獲長狄僑如乃名其子曰僑如其喜

之大小不齊其宗不忘一也

引古為證予至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為

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樹以為休息之所

先記是歲之

春雨參於岐山之陽其占為有年

縱一筆下便可既意而彌月不雨民

方以為憂

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為未足

又跌

丁卯大雨三日乃止

官更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

夫相與忤於野憂者以喜病者以愈

而吾亭適成

志更不可不得

於是舉酒於亭上以屬客而告之

乎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

無麥無禾歲且薦饑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則吾與二三子

歌筆滿酒的是風
流太守口吻

民曰太守如銅隨
車甘雨之類
此即諸侯讓喜於
天子天子讓喜於
天舊語却運化得
不覺

髯蘇此記發明盛
興成敗波瀾洄洑
感慨歎歎後歸于
不朽之三不止於
曠觀達識齊得食
忘古今也揚升菴
謂是機太守文儲

雖欲優游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以無雨之可憂形今天不遺斯民始

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於此亭者

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應前示不忘既以名亭又從而歌之曰使天而

雨珠寒者不得以為襦使天而雨玉飢者不得以為粟一雨

三日伊誰之力一眼注著亭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

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為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

而名吾以名吾亭歌非餘文蓋喜雨固必志而志喜雨何故

只就喜雨亭三字分寫合寫倒寫順寫虛實寫即小見大以無
化有意思愈出而不窮筆態雖舉而瀟灑可謂極才人之雅致矣

凌虛臺記

蘇軾

國於南山之下此一段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筆亦凌四方之山莫高

於終南終南山在陝而都邑之麗山者莫近於扶風虛而起以至近求最

曾此
凌虛臺記

在陸又謂是宋人
習氣俱未必然

景崇遠上句暗見
音現響音計

景祈年宮乃泰惠
公故居孝公又謂
之景泉宮見水經

高其勢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嘗知有山焉雖非事之所以損益

而物理有不當然者應宜此凌虛之所為築也臺方其未築也太

守陳公杖履逍遙於其下見山之出於林木之上者纍纍如人

之旅行於牆外而見其髻也曰是必有異使工鑿其前為

方池以其土築臺高出於屋之間而止然後人之至於其上者

恍然不知臺之高而以為山之踴躍奮迅而出也知此二句正寫凌虛意

公曰是宜名凌虛點出以告其從事蘇軾而求文以為記點出軾復

於公曰物之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也想甚遠昔者荒草野田霜

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窟伏方是時宜知有凌虛臺耶臺從無而有

廢興成毀相尋於無窮則臺之復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臺有

嘗試與公登臺而望東則秦穆之祈年臺泉也皆宮名其

江而崔綱注地理志云穆公聚在臺泉宮祈年觀下愚樂意公孝公並是穆公之後繼世之君子孫無由起宮於社宗之墳陵矣

臺在青州諸成縣北城上林西仲曰此記與凌虛臺同一機軸蔡生起至廣西征記即耶再步數見不鮮篇首凡物奇絕于

南則漢武之長楊五柞昨○長楊較獵之所五柞祀神宮而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

成也仁壽隋文宮名九成唐太宗所建宮以避暑計其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

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例興然而數世之後欲其求髣髴而破瓦

頽垣無復存者既已化為禾黍荆棘邱墟隴畝矣而況於此臺

歟例廢毀○憑弔今古夫臺猶不足恃以長久而況於人事之得喪忽往

而忽來者歟而或者欲以今世而自足則過矣推進蓋世有足

恃者而不在乎臺之存亡也託意有在而不說出妙既以言於公退而為之記

通篇只是興成廢毀二段一寫再寫悲歡慷慨使人不樂然在我有自恃者何不樂之有蓋其胸中實有曠觀達識故以至理出為高文若認作一篇譏太守文字恐非當日作記本旨

超然臺記

蘇軾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樂字是一篇主意非必怪奇偉麗者也

鋪糟啜醢酒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

懷介曰皆有可觀
四字大智慧服皆
有可觀四字大解
脫心皆超然根柢
莫作常套看
黃石齋曰此記說
安遇順性之理極
為透徹坡翁實際
宜其臨老謫居海
外真能超然窮愁
顛倒無不自得東
坡雪詩試掃北臺
看馬耳不隨埋沒
有雙尖北臺即此
臺也馬耳山名

底本作敘

而不樂此即蔬食飲水樂在其中單食齋夫所謂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

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指富貴利達美

惡之辨戰爭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

常多不超然是謂求福而辭福福可喜禍可悲今以辭福求福之夫求禍而辭福豈

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盡之矣故而多悲少樂是求禍辭福也夫求禍而辭福豈

外反超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

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即孟子勿視其巍巍之意如隙中之觀關又

烏知勝負之所在喻眼界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哀乎

此段言遊於物之內則因其美惡而生此予自錢塘移守膠西錢塘屬浙江杭州膠西即釋舟楫

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牆之美而庇采椽之居采椽背湖山

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安得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

安邱屬青州高密
即屬萊州

林西仲曰他處亭
臺作記多言先有
亭臺而後樂此獨
因樂而有臺謂樂
本在心以臺為寄
是無往不樂游
物之外本旨
沈維士曰登臺四
望一段從習鑿齒
與桓祕書文脫化
而出金仁山曰雖
出留家藍本而精
實過百倍矣馬耳
山常山並青州府
屬廬山在青州諸
城縣穆陵關在
青州臨朐縣大峴
山上離水在高
密縣韓信雲沙破

斤而齋廚索然日食杞菊春食苗夏食葉秋食花冬食根○安得超然人固疑予之不樂也反跌

起下正轉處之期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予既樂其風俗之

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正寫己之安於是治其園囿潔其庭宇

伐安邱高密之木安邱高密二縣名以修補破敗為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

城以為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敘完作臺

因樂而有臺下寫因臺而得樂放意肆志四字正為樂字寫照上下關鎖南望馬耳常山二山名秦漢間出沒隱見若近若遠

庶幾有隱君子乎南觀之說文亦而其東則廬山即秦始皇還廬山入海求羨門子高者秦人盧敖秦博之

所從遁也東西望穆陵關名左傳齊桓公曰賜我先君履至于穆陵即此隱然如城郭師尚父公太齊

桓公之遺烈猶有存者西北俯濰水韓信與龍且戰夾傍濰水而立陣即此慨然太息思淮

陰韓信封淮陰侯之功而弔其不終北○應今弔古感慨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

冬溫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予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寫擷園

曹此二見二
超然臺記

龍且處桓公本作威公臺字句絕林音術滄音樂濟南今山東清魚府

老子云雖有榮觀燕處超然此子由名臺家歷坡公所記亦莫非發明此亭在江南徐州府城南雲龍山上築記亭作于元豐元年一面本作十二言幾十分之二極其常分曰條

疏取池魚釀秫酒滌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乎○類指取也釀酒為釀秫稷之黏者即糯也滌粗熟而出之也脫
其臺曰超然○點臺名以見予之無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也
應前安往而不樂乃遊于物之外句超然之意得此一結更暢

是記先發超然之意然後入事其敘事處忽及四方之形勝恐入四時之佳景俯仰情滌而總歸之一樂真能超然物外者矣

放鶴亭記

蘇軾

熙寧○神宗年號十年秋彭城○徐州是大水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水及其

半扉○雲龍山在州城南張天驤隱此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六麓升高

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先點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

環獨缺其西一面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承寫因異春秋之交草木

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有變○又從異境上山

挹本作得當從

同
閣按本作閣故下

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馴順也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所

如或立於陂田陂澤障也或翔於雲表暮則棲見鶴集東山而歸也故名

之曰放鶴亭次點名亭二段郡守蘇軾時從賓佐僚吏往見山人飲

酒於斯亭而樂之故事諸客多致挹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隱居之樂乎

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三句是一篇綱領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易中孚九二爻辭言

九二中孚之實而九五亦以中孚之實應之如詩小雅鶴鳴之篇皋鶴之鳴于幽隱之處而復其子乃自和之也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於天

從外數至九喻深遠也言鶴之鳴在于九臯至深遠矣而聲則聞于天猶德至幽而有至者焉蓋其為物清遠閒放超然於塵埃之

外故易詩人以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

無損者然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衛懿公好鶴出則鶴乘軒而行一日敵患欲禦之害曰公有鶴何不以禦敵乃頌吾為遂亡國周公

作酒誥酒誥周書篇名商受酒天下化之妹土之商都邑其衛武公作抑戒抑戒即詩大雅抑之篇

抑戒以自儆其三章云飲康威德流于酒以為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此

東坡嘗謂唐無文章惟退之暨谷序為獨步案序通言載李愿言而未以昌黎韓愈云云四語冷然作結此亦不及三人行事但告以隱居之樂而以山人曰有是哉輕輕收住疑坡公正醅摹退之是序也履本作廢

全其真而名後世

晉劉伶阮籍崇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與阮咸山濤何秀王戎嵇康為竹林七賢引鶴從上名亭來引酒從上飲酒來

嗟夫南面

之君雖清遠閒放如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遜

世之士雖荒惑敗荒如酒者猶不能為害而況於鶴乎由此觀

之其為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

應上隱居之樂三句

是哉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

下覽兮擇所適翻然斂翼宛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擊獨

終日於澗谷之間兮啄蒼苔而履白石

鶴歸來兮東山之陰

其下有人兮黃冠草履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餘以汝飽

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

記放鶴亭却不實寫隱士之放鶴乃於題外舉出酒字與鶴字作對兩兩相較真自得南面之樂無以易隱居之樂其得心應手處讀之最能發人文機

石鐘山記

蘇軾

石鐘山記

石鐘山記

石鐘山記

石鐘山記

石鐘山記

蘇軾

此篇記山水并諸善觀理之紫石鐘山在今江西九江府湖口縣彭蠡即今鄱陽湖在饒州府都陽縣西跨南昌南康饒州九江四郡周四百五十里水經舊題漢秦欽撰後魏鄧道元注四十卷案東坡所引水經及注檢之無有其差近者四條一云馮水又東交河晉太康中得鳴石按之聲聞數里一云浮山東石樓下有兩石鼓叩之清越一云有石鼓高六尺湘水所運鼓鳴有事齊安即黃州齊一云綠蘿山有鍾巖臨水迭響若鐘音齊安即黃州齊曰齊安唐曰黃州臨汝今撫州府臨川縣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彭蠡即鄱陽湖。鄱力元鄱道元以為下臨

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作案在物形。洪鐘說。是說也。人常疑之。疑今

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况石乎一駁伏下。至唐李渤

少室山人唐順宗微為左拾遺稱疾不至始訪其遺踪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針上。下。宮。音

北音清越音商。亦。浮。接。四。節。合。意。此。合。他。意。杓止響騰餘韻徐歇杓鼓。自以為得之矣。說。然。是

記也余尤疑之疑。余。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

名何哉一駁伏下。陋字案。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齊安

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時公之長君蘇邁為饒州府德興縣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

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硃硃

然此即李渤之故智。非。粒。點。間。文。正。轉。下。有。勢。欲。還。振。本。以。與。士。大。夫。小。余固笑而不信也仍然。是。疑。此。一。疑。出。疑。象。物。魄。至其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

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尺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

石鐘山記

一本扣之二字連
上讀然作馬
磬磬鳴聲錄詩
爆竹鳴磬磬

涵澹澎湃水相戾
貌一云水勢

嘈咳一云市聲一
云空聲意
窾坎鏜鏘言空也鏜
格本作闐局
案嘈咳及窾坎鏜
格大抵狀物之空
中而有聲者唯鐘
鼓之屬可以當之

鵲音兀聞人聲亦驚起磬磬音可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歎且笑於

山谷中者或曰此鶴鶴也音出一段點綴奇景慘淡其侵人毛髮伏

折筆為折出此句此一段增就下士大夫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句

妙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音增舟人大恐徐而

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淡澎湃

洋洋而為此也音派舟迴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

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鏜鏘之

聲窾坎鏜鏘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音窾因笑謂邁曰汝識

之乎嘈咳者周景王之無射也音窾窾坎鏜鏘者魏獻子

之歌鐘也音窾古之人不余欺也音窾事不目見耳

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音窾酈元之所見聞殆與余同而

言之不祥音窾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

故開善長名以齊
李渤奇

朱子云東坡作韓
公廟碑不能得
起頭起行百十道
忽得匹夫二句下
面只如此掃去

匹夫二句折本謂
喪文公太過似孔
孟廟記不知此借
孔孟形起非即實
指韓公也

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破人常疑之句而陋者乃
以斧斤考擊而求之過抱扣石之學方有收束自以為為得其寶破余尤疑之句余是以記之蓋歎
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出結
世人不曉石鐘命名之故始失于舊註之不詳繼失于淺人之俗見千古奇勝埋沒多少坡公身歷其境聞其真聲之詳從前無數疑案一一破盡爽心快目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軾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此一段言古今聖賢之殲能為神東坡作此碑不能得一起頭起行數十道忽得此兩句是從古來聖賢遠道想入皆有
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用是皆二字即包括古今聖賢多少其生也有自來生不荀生其逝
也有所為死不荀逝故申呂自獄降大雅維嶽降生神甫及甫甫即呂也書呂刑禮記作甫刑而孔氏以為呂侯後為甫侯是也申申伯也一生有自來傳說
為列星莊子傳說乘東維騎箕尾而比于列星逝有所為古文所傳不可誣也略證孟子曰我善養吾
浩然之氣氣字來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卒
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貴育失其

勇孟賁儀秦張儀失其辨一遇是氣則當貴智勇是孰使之然哉原氣之所自起其必有不

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主此氣者長存於天地間不生不死即下云精誠是也故

在天為星長在地為河嶽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此理之

常無足怪者以上言古今聖賢歿後必為神是一篇之月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此段言文公闢佛世甚大而平

唐貞觀太宗開元明皇之盛輔以房玄齡杜如晦姚崇宋璟而不能救所行皆從無之氣發此

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此段言其氣未破故文公排異

正人心布衣而挽回世教其功尤烈蓋三百年於此矣得神文起八代之衰八代東漢魏晉而道濟

天下之溺公原道等篇廣行宏深陳百川忠犯人主之怒憲宗迎佛骨入禁中公而勇奪

三軍之帥鎮州亂殺帥洪正而立王廷奏詔公宣撫最危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

然而獨存者乎應前結佳下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此段言公精誠純乎以天可以智

惟天不容偽事而不雜以精誠感智可以欺王公人不可以欺豚魚及豚魚及豚魚

憲宗之元祐五年止二百二十餘年